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載自奉先

挈家避地鄜州及陷賊中作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

第能此起不患

辭窮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

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

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

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

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
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此老歌行之妙

有不自知其所至者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

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可哀氣

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

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

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豪俠趙曰書

正月十一日注上日朔日也故玉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朱曰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鮑照

字明遠修可曰宋景文公筆錄今人多誤鮑

照為鮑昭李商隱詩有肥烹鮑照蓋武后名照

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照

唐人讀照為昭爾朱曰晉衛玠

談道平子絕倒左傳有酒如澠

召翰守潼關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曰時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少府

詩中云相公軍指哥舒翰時祿山反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

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閒清晨陪躋

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
 智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冥層冰生
 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
 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
 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
 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雕胡道
 遙展良覲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
 丈蛟欬翻盤渦拆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

蛟塈地亦實事非必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
 入地尋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凡作詩皆然
 豈有解詩專作
 寓言使人厭見煙氛藹昔萃魍魎森慘戚崑

崑崙峒巔迴首如不隔前軒頽反照巉絕華
 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
 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
 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
 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
 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

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傷何由似平昔

幽明迫酒食傷皆俚拙。洙曰傳再宿曰信

宋玉招魂曾水峩峩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

吏隱于蟻陂之陽洙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

宅夢弼曰雕胡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為

臣炊雕胡之飯洙曰謝靈運詩引領與良覲

海賦盤渦谷轉渦鳥禾切水坳也殷於謹切

齒自秋切萃昨律切高峻貌希曰同州西與

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趙

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此

言至尊盱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

胡羯亦不足敵也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又徐夷並與東郊不開史帶甲百萬羅一作

疲程曰左氏傳魏子曰惟食

忘憂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鶴曰三川縣屬

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指華原郡

豈非公自白水經華原而後至鄜州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

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

雨行潦相逐感蓊芻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

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致遠恐

引綴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枝樹礪硯共充塞

可笑

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狀意不刻更高不更險與寄浩然
 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
 海覆漂沙坼岸去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
 迴幹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
 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
 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黓黓浮生有蕩汨吾
 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
 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

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

騎鴻鵠鄭曰逐呼回切水相擊也翁鬱也夢弼曰蹄

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為之沉蹶也泥乃計切

查與槎同礪洛罪反礪口罪反礪礪沙石也

言水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隘塞也薛曰

江河淮濟是謂四瀆鄭曰漂匹妙切浮也夢

弼曰華原縣有三門山洙曰春秋括地象云

地有三千六百軸夢弼曰寰宇記鄆州洛交

水在縣南乃洛水交會之所及關謂潼關
也鄭曰黓千敢切黓徒十切黓高適集式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使在晚唐則故人

上集卷三

五

還寂寞削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

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語見曾次實主

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

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

來便為時所羈繼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

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

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

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彭衙行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

在彭衙漢為彭衙縣其故城

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

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

吟不見遊子還十字最癡女饑咬我啼畏猛

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噴小兒強解事

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

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

間野果充糗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

宿天邊煙少留同家窠欲出蘆子關故人有

多能看老
久其為
實也

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露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紀

行比也。洙曰書顏厚有忸怩。滯乃定切糞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窶即同州同谷。窶鳥瓜切。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希曰孫宰當是三川之宰。鶴曰漢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泗流兮。荏蘭瓚曰荏蘭涕泣闌干也。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官切。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

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

日。招得幾時魂。鮑曰平陰屬河南郡。烽燧有寇則舉。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

鵲鴿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

口。雖在命如絲。洙曰西京雜記。鵲鴿噪而行。人至棠棣詩。鵲鴿在原。兄弟

難急

恩

哀王孫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

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

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

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

起如童謠省敘事處

金鞭

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

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

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

完玃虜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

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

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

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

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

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

哉王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

忠臣之盛心倉卒之

隱語備盡情態

夢弼曰

延秋門京城之西門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鮑曰東來橐

駝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宋曰史思
明傳祿山陷南京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
范陽不知紀極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
朔方兵守潼關也翰昔禦吐蕃稱精兵而今
為賊所敗故云何也宋曰太子謂肅宗即
位於靈武師曰南軍于即回紇也回紇以花
門白號勞面謂披其面度示誠悃也宋曰時
回紇舉兵助順夢符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
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勞字勞利也
古通用師曰狙竊聽也宋曰五陵漢五陵也
趙曰後漢蘇伯阿望春陵
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

憶長安

愈緩愈悲
俛仰只是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鄜芳無切幌戶

廣切
帷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

老夫詩

最是
真意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

攜不遂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

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落魄怨極能自
道者語少意

多善自寬。洙曰：驥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携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仰魚，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

曹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

雨謂聞此歌也。洙曰：宋玉風賦：感石伐木，梢殺林莽。莽，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

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

年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宅人稱豪，說霸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

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鮑曰：是年十月辛丑，房琯及

瑄又以南軍戰敗績。希曰：陳陶斜者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

當時方雅用
古年一然為
勝而敗人以
不知名通三
此以所家系
之敗方

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瑄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瑄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得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思待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

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

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

更望官軍至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趙曰羣胡指朔方安西

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瑄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

望官軍至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

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晚蕭

颺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

明年莫倉卒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

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瑄時起軍於太白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希曰奚兒謂祿山所發

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晚一作野颺色榔切

上三之三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

舞回風。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一字變態數州

消息斷，愁坐正書空。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洙曰：世

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

舊國移。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

使，啼痕滿面垂。洙曰：鍾離縣屬濠州。夢弼曰：郎伯殊謂韋氏也。

趙曰：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疑是秦城。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紀妹

氏之所寓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

短，渾欲不勝簪。收得是如此。更深更長乃不及此。司馬溫公曰：詳羊

墳首三星在，畱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
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
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
悲則時可知矣它
皆類此不可徧舉

憶幼子

宋曰公之幼子
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
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

睡炙背俯晴軒

趙曰澗水柴門指言
邠州羗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

應更多

語貴不犯。怨而不傷狂

此離放紅

藥

五字本

想像嘖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

渡河

宋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青波顏師古
云言月光穆穆如金之波流也夢弼曰

此離

別離也此匹婢切詩有女此離紅藥桂
花也趙曰青蛾或作娥非本作蛾翠眉之謂

也

宋曰牽牛織女三星世說牛
女隔河而居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

夢弼曰曲江為京都勝賞之
地遭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

故有感也

蓋哭春日替行曲山曲山
仁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
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
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
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
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
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
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
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忘城北

如何一句道盡第常誦之云耳

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有司於兩岸建亭館焉洙曰南苑在曲江坊南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喻楊貴妃也唐制內宮才人七人射食亦切趙曰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賜貴妃自盡夢弼曰渭水在京城劍閣在蜀時明皇西幸尚留蜀也蘇穎濱曰大雅絲九章頌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迺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迺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跡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棄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

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
附離不以鑿柄此最為文之高致耳若杜陷
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
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
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
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洙曰孔巢父字弱翁兖州人少與李
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
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
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
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

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

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
所指玄又玄衆妙門

七字浩然以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
其將隱也

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

君只欲苦死留兩君具
賓主富貴何如草頭露蔡

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

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

道甫問信今何如其跌蕩創體類自得意故
成一家言洙曰莊子鴻

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希曰淵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可住夢弼曰巢父善屬文吟詩有徂徠集行於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洙曰左氏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俱其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靜者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其勲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洙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若逢李白騎鯨魚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魯豈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為

大雲寺主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便爾夜深殿突兀

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

回斷絕鐵鳳森翱翔梵放時出寺鍾殘仍殷

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如此自好修

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希

曰琅璫字見漢書皆以為長鎖公今所用蓋

指為鈴鐸故東坡有風動琅璫月向西洪龜

父有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本此洙曰玉繩星

名趙曰陸無石闕銘銅爵鐵鳳之工蓋施爵

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

誦之殷上聲洙曰

史記沃野千里

兒童汲井華慣捷鉞在手霑灑不濡地埽除

似無簾明霞爛復閣霽霧塞高牖側塞被徑
 花飄飄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
 語契深心那能揔鉗口閑情磊落奉辭還杖策暫
 別終回首泱泱泥污人狎狎國多狗既未免
 羈絆時來憩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修可曰本草井花水謂平旦第一汲者夢弼
 曰復重也塞拓開也狎魚斤切按字當作狎
 犬吠聲也又狎與狎通宋
 玉九辨猛犬狎狎而近吠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

果幽期果如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到扉
 開復閉撞鍾齊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
 衰把臂有多日聞懷無愧辭要此黃鸞度結

構紫鴿下呆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
 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趙曰江惣大莊嚴寺

齊一作齋洙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
 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則醍醐
 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
 也洙曰絕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呆

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
 呆愚然一日屏也呆音浮愚音思洙曰沙門

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艷巾深藏供老宿取用

及吾身亦自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

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

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索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

曰艷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細纒名為白艷國人取

之織以為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辨高僧惠遠有宿德夢彌曰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贈崔氏草堂詩飯煮青泥坊裏芹是也

雨過蘇端公自注端置酒下園曰端時白衣按唐科名記端來

山及第春始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

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人情有此蘇侯

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

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

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况蒙需

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平流中
一事不可
初名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
春增華青熒陵陂麥芻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
實我饑豈無涯善自寬干戈雖橫放慘淡鬪龍
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
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
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
英賢遇輶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

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

口咄咄空咨嗟宋曰西都賦琳珉青熒莊子

切四皓避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出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

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

矣賈誼傳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楊子龍蟠于泥希曰鹿門龐德公隱地在

漢水之陰趙曰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

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

查與槎同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

咄咄怪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夢弼鄭

二集卷三

二

素

駙馬名潜曜尚臨晉公主廣文名虔駙馬乃虔之姪也鶴曰鄭駙馬池臺

在河南新安縣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咄咄不一然臍郿塢敗

掘節漢臣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

經死地披寫忽登臺是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

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洙曰老子天

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

城及呂布殺卓戶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

曙蘇武為漢中郎漢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羶

北海上年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

留所殺故有然臍之喻又公與鄭時同在賊

中故相期為漢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

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

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秦簫美

駙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夢弼曰肅宗即位

西憶歧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

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荒村歧路

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所親驚老

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

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陟略

瘦辛苦賊中來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陟略

愁思胡笳夕下不待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

間道暫時人五字可傷即旦暮司隸章初覩

此情如何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此豈隨人憂樂語。沈曰胡笳胡人捲蘆葉

吹之以作樂。沫曰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

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間道言伺

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弼曰後

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

校尉使前修整官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一

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

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鬢莫不笑之或有

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宮威儀謝玄

暉詩還覩司隸章又更信哀江南賦反舊章

於司隸。沫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

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

武功天不

死者一見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獨行中路間關憂

猶瞻太白雲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

裏心蘇七校前只影靜心蘇字每曰跋涉擾

土集卷三

土

日

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所親驚老

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陟略

瘦辛苦賊中來下句不待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

間道暫時人五字可傷即旦暮司隸章初覩

此情如何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吹之豈隨人憂樂語沈曰胡笳胡人捲蘆葉

曰可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問道言伺

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弼曰後

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

校尉使前修整官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

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

冠幘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

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宮威儀謝玄

暉詩還覩司隸章又更信哀江南賦反舊章

於司隸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

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

葱蔥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獨行中路問關憂

者一見猶瞻太白雲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

武功天不

裏心蘇七校前只影靜心蘇字每日常涉擾

喜亦未易自言它人無此苦有此今朝漢社

稷新數中興年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屬京兆

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

也鄭曰中竹仲反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

得西走詩中未見有為賊所得一節豈非以脫身西走語致誤耶但自鄜州出即

也脫身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

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

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

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

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

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峯猛虎場鬱結回我首

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

亦何有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毫髮不夫後山云不敢問何如漢運

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叟鄭曰潼從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

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

寓三川嶽去金切峯魚音切山貌中興竹仲反

命盡得家書開卷益欲覺語回春首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

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

極傷時會合踈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

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

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師曰熊兒即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噬虫曰恙古

者人多野宿為恙所嚙故早相見必勞問曰

無恙乎沫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師曰

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沫曰時公至行在授左拾遺故有一命之語北闕妖氛謂京師尚未

也收復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鶴曰涼州漢武

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治所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鮮麗稱事非繡衣衰颯老人語

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
 莫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
 得無電掃此行牧遺曠風俗方再造族父領
 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
 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
 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
 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
 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師曰漢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朱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指至德元年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涼等州州為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鶴曰族父謂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西節度使夢弼曰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諫官故云同官東郊謂史思明西極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鶴曰漢中

唐興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

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
下却跨沙溟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
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
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
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
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
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
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

烟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
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
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洙曰易弦
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楊雄河東賦矍
天狼之威弧黃曰天子從北來言肅宗即位
於靈武洙曰頓兵岐梁下言肅宗移兵鳳翔
也詩為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處趙
曰南伯謂漢中主將也修可曰漢志注日月
五星謂之七躍洙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
其旰食乎注旰晏也鶴曰補闕掌供奉諫
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
以侍御史為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聘
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

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杜亞何如）

（發語怪怪深似有足望者）時危異人至今弟草中來蒼然

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

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踈通略文字經

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

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

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曰字恐誤）藉卿佐元帥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

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

驟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踴

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

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

（孤峯石戴驛龍吟迴其頭皆奇語）夾輔待所致（夢弼曰）老子

何

可爲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
軸此言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
處詩如輕如軒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彥輔
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宋曰書西
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武威郡
卽安西都護府也羶羊臭也太觀三年郭隨
使虜將舉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虜
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
羶蘆酒麩谷醞成可撥醅取不醉也但力微
飲多卽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之言驗
矣蘆蔡肇本作虜引虜酒千林不醉人爲證
希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修可曰漢書
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
以馬駕鼓車宋曰左傳來輔周室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
有去留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
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
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鑿輿注鳳翔同谷爲
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日
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
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

求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
 雪陰雲稠羗父豪豬鞞羗兒青兕裘吹角向
 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
 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
 馳林丘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
 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
 兵遠壑淨亦秀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
 翰時相投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孝祥

東南之海有里
 水千里舟航不
 可濟投以毛羗
 沈沒海底謂之
 弱水

面皆有弱水遶之洙曰唐安昌郡河州里
 罕縣在鳳翔郿縣仇池在成州上襍縣山上
 白山在鳳翔郿縣仇池在成州上襍縣山上
 有池夢弼曰山海經注豪豬能以頸上豪射
 人也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為鎧秦伯
 曰樂錄云蚩尤率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帝
 乃命吹角為龍以禦之洙曰詩有杖之杜生于
 聞相抗而殺之曰格魯曰詩有杖之杜生于
 道周釋文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

使三十韻洙曰郭中丞英乂也郭知

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赫

舊家聲鷓鴣乘時去驂驪顧主鳴艱難須上

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

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松沙皆屬點綴和虜猶

懷惠防邊詎敢驚上句有風下句傷時古來於異域鎮

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

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

殺氣平空餘金枕出無復總帷輕如箭入昭陽至總帷

金枕愈甚矣非所忍言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果魚

朝共落榆桷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

烹瘡夷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

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埽攬捨圭竇三

千士雲梯七十城語不必屬隨意描畫恥非齊說客甘

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

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

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

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

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趙曰

西山將謂英又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

節度也燁一作烜鶴曰天水郡秦州也雪山

指西山也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

上國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網趙曰祿山反

幽州陷河北及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

而觸冒周秦也洙曰文選云上慘下驥趙曰

祿山既殺慶緒為寇此所謂餘孽尚縱橫也

洙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殿名趙曰漢周亞

夫細柳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

在漢營也王子白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

隱迹為白衣而行也夢弼曰南史沈炯字初

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

之陳巳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

陵玉盃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

西有崔少府暮充與崔女為婚得金盃一枚

事非也洙曰杲恩漢書注連闕連閣也撓搶

釋文妖星也上初銜下楚耕切記儒有華門

圭竇注門旁窬穿墻為竇如圭墨子楚王令

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傳韓信東擊

齊軍歷下以拒漢食其馱下齊七十餘城乃

下守備韓信聞食其馱下齊七十餘城乃

夜度兵襲齊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

弟于共起朝儀通籍通朝籍也微班公自謂

為拾遺也詩寘彼周行箋云周之微班公自謂

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

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

號曰三獨坐此以美英又也魏志王粲以西
 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荆州依劉表漢禰衡
 注見前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淑為元帥
 李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師律也扈
 從謂扈駕也言問身其西
 復還闕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

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

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王令往報聘楊蓋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德氛祲滿人世
 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
 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

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即

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盃

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

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

搏權可取稍碍不是氣象。趙曰往吐蕃當

謂京師尚末收復也贊普吐蕃君長名洙曰

漢楊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

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為官備書久勞苦投筆

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効傳介子張騫

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

傳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愍其

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
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趙曰吐蕃聯羣
帳以居號大小拂盧也莊子鵬之徙
於南冥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

鶴曰前
有送長孫九侍
御赴武威判官
當是得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

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

栢蕭瑟九原中

洙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上
帝云臣舉賢
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
所居之署也漢栢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趙

曰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
千棲宿其上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奉贈嚴八閣老

史補宰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
閣老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
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鷓鴣

在秋天客禮容踈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

好應任老夫傳

鶴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
黃閣然則給事中何以得云

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
中書令參摠而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

分判省事故
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鶴目時賈至為中書舍人嚴武為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岑參狀左

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

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

角那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鮑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鳳

即公赴扈從還京作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烏

集成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

揔還家尚黑頭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

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者

一梁字而不勝其媿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

哉。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夢弼曰江揔自

揔持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之飲

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

覺有神至淺淺者亦自喻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

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賈曰西京雜記陸

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亦宜然

辭還家徒步歸行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

集文對巨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州公經途

三川下也陸龜蒙山歌鳳羽寒木對鳥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

武必名數

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干官且飽

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

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

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家謂

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殊曰論交一作論

心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

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驃希曰按李嗣

業傳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

○玉華宮

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寰宇記

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

卷村乃公趨郵路紀所經見兼述抵家情況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

絕壁下

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未更自傷非意所及

陰房鬼

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

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

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

問誰是長年者

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為情。梅聖俞曰玉華宮近有晉符

堅墓前右溪曰醺醺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夢弼

曰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深曰莊子子綦曰汝聞人

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巳也注籟籟也夢弼曰美人言殉葬木俑也公詩末

意蓋傷符堅安在美人已化為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揮淚盈把又自傷在征途問豈能長

久者

平

九成宮

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

壽宮正觀間修之以避暑因本朝
更名焉山有九重故有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地并盡曾宮憑風迥

炭業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雄二語

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嶂

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

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

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

墻後感嘆之九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

王狩太白駐馬更回首夢弼已曾與層同迥

逆怯切炭業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峩以炭

業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

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又飛陛

揭嶂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周垣千入

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

臨幸舊史志云九成人府三史五人副監一

丞一錄事一人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

王遊於崑崙山序穆滿入駿如舞瑤水之陰書
峻宇雕墻趙曰守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為義
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天王守太白與春
秋狩于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三年官
書本及晁以道本並作狩

書
○ 羗村三首 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羗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

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

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歔夜

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更字正合反聲。當時適然千載之淚常

在人目詩三百不多見也。馮曰赤雲西峰返照雲漢皆赤色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

嶠崢嶸金石崢嶸注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

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遠池邊樹蕭蕭北風

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

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羗村三首

羗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
扣柴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

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
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
深情歌罷仰天嘆四座淚縱橫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

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
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
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
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
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
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
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
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瀆猛虎立

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
 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
 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
 濡甘苦齊結實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愁結中得從容風刺語此大篇興
 致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廊時谷
 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
 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

考玉若事
 必於生初
 候不自然
 國是他人
 述也

為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
 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
 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
 不鞞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
 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
 情懷惡嘔泄臥數日無囊中帛救汝寒凜
 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

朱鈞狼籍畫眉闕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噴喝翻思在賊愁甘受

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北征精神全得一段

畫意他人窘態有甚不能自言又羞置勿道至尊尚蒙塵幾日休

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祆氛豁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

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

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

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

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

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

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

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菹醢同惡隨蕩折不

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

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

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洒數不

闕數音朔謂每有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夢弼曰東胡指安慶緒也時慶緒弒其父祿

山而襲偽位矣詩行邁靡靡注猶遲遲也

謂邠州地乃涇水之所通也鄭曰橡徐兩切

州也時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

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廊於

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洙曰潼關哥舒翰

所守師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

圖舊繡為小兒襁衣故波濤為之坼繡紋為

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

吳海圖所盡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山谷云

天吳水獸八首入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

彌曰至尊謂肅宗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

紇或作回鶻非蓋德宗時方請易為回鶻也

洙曰送兵五千于入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

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主

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

所以氣欲奪也希曰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夢弼曰青恒碣石皆東北之地言自此可以

略定矣定功曰西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狽

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狽狽則不能動故言

世事乖者稱狼狽洙曰褒姒已也此

言誅楊貴妃也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

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禹錫云官軍誅佞幸

天子捨妖姬樂天云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

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

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也豈特不

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亦失事君之禮老
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
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商衰中
自誅褒姒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
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任曰褒姒周
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魯曰宣光指
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
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
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
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夢弼
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闈之名豈假漢白虎門
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
改曰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
華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

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

地休照國西營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鶴曰按

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司空

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

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

於香積寺之北灃水之東與賊戰斬

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
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

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恣拙亦失事君之禮老
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
別姦臣竟菹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商衰中
自誅褒姒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
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任曰褒姒周
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魯曰宣光指
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
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
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
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夢弼
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闈之名豈假漢白虎門
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
改曰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園陵
天子所葬之處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
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
地休照國西營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鶴曰按
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元帥司空
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
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
於香積寺之北灃水之東與賊戰斬
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
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

濟

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
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
原空壁壘五丈本不可入水散風濤今日看
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
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
呂虔刁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鋌開雪
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
云遺毒螫已足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

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
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劔吹毛喜覺
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

醪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本作

只待獻香醪先生與觀序本定作準擬
曰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至安慶緒奔
於陝郡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
遊於鼎沸之中異苑相謙太元中見有人皆
長寸餘被鎧持槊從塹中出緣机登竈蔣山
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
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使
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
望閣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音候知長當死

遊寬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鶴曰
 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帟為殿
 也趙曰玄冕卿大夫之服沈曰周禮以車轅
 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前漢書
 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洙曰羊腸坂在大
 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雞之
 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安近
 地有五丈原時賊退敗故云壁壘空也關內
 八水涇渭滻灞澤瀉豐滹散風濤言寇亂漸
 平也趙曰元帥司空詳見題下注夢弼曰漢
 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羊北海上晉呂虔有佩
 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王師收長安以李
 嗣業為前軍又嗣業嘗為左右陌刀將花門
 謂回紇也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干
 里至回紇衙帳拓羯謂安西也按西域傳安
 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募勇健者為

拓羯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時
 用朔方等兵故云爾洙曰劔吹毛言其利也
 古云吹毛之劔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
 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
 相慶者填滿街肆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舊嘗

此語以收京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

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洙曰須為

明好樓居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夢

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
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挂觀甘泉
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洙
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焉喪其天下焉
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
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
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
田單遂屠聊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
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夢
溺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
聖明朝沈痛敦厚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

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希曰嵇康養生論

白從白得老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鶴曰是年十二月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
制大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
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
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
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而問之四人趨去
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
聰明文思光澤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鮑
曰羽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
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洙曰傳臧
宗禪位猶堯授舜也洙曰勃焉
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鏜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

汗馬收宮闕春城鏜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

仲

薦櫻桃不言宗廟而顛覆之感收雜虜橫戈

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情

藹然喜未有極。願幸捷書同日助喜之及

語尤有味。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鄭曰鏗楚戲切平也。洙曰詩杜勞還役也

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

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鶴

曰雜虜橫戈數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

常也。洙曰漢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第宅也。甲

第甲猶言甲乙之

次第謂第一之第

潼關吏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

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

守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修

扼險焉是詩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

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

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

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

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

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夢弼

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湯池

鐵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即列柵也

仲

宋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要我之要音於宵切

○留花門

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

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農桑害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

北門二字難
梁山反

射漢月自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
來羈縻固不絕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
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
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
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
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
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
野轉蕭瑟宋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

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
衣其皮革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日月盛壯
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
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
之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
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之
而已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
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
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宋曰前漢西
域傳漢建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
孫昆莫為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
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
憂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
而憐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
嫁回紇可汗洙曰詩謂子不信有如曠日今

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
夢弼曰鄠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
雪其上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
回紇兵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之謂止言其多
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之謂止言其多
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
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夢
弼曰撤匹茂切上林賦奔騰撤烈本一作滅
沒正異作撤洙曰太行山名
丘希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塞蘆子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
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里門山
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
葫蘆也鶴曰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
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

正朔回
塞蘆子
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里門山
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
葫蘆也
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

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年冬史思明帥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芻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閣胡行速如鬼

鶴曰張說

嘗為朔方軍節度使往經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注朔方節度使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官軍唐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焉宋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時隨安祿山反河陽據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兵西嚮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嶠函之固謂嶠山函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嘗敗安祿山遊軍夢弼曰昆戎即吐蕃也兩寇謂思明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

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趙曰按唐

史處以祿山反陷賊偽授處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

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處即祈解於圓

卒免死貶台文思因為

琴自吟

中子義雅

作及款款

鄭公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

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

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

泉路盡交期深曰擗散之材言不合受

瘦馬行師曰此詩為房瑄作瑄喪師陳濤斜羅相出為邠州刺史

時論多惜之謂未曰乘黃亦各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肆兀如堵墻絆之欲

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

字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

蕭條連雪霜去年奔波逐餘寇驂駟不慣不

得將士卒多騎內癡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

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

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

日暮不收烏啄瘡哀窮悼屈亦誰家且養願

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展轉沉著忠厚惻怛

江賦巨石碑以前却記觀者如堵牆沈曰

碑兀骨高貌碑郎兀切洙曰唐令諸掌牧馬

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

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

漸以飛字印印左廂髀膊駟馬俱以龍形印

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

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夢弼曰六印一

作火印三軍一作官軍洙曰乘黃亦名飛黃

神馬也龍翼馬身昔黃帝乘之登仙芻曰王

褒聖主得賢臣漢過都越國蹶如歷塊洙曰

顏延年楮白馬賦願
終惠養蔭本枝兮

畫鵲行

高堂見生鵲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

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

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

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人寰可

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

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夢弼曰拘

目以慈相
側腦看青霄
俱同此意

擊謂以條拘繫之洙曰支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寰之宜卑又云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游子情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

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小兒語縱酒欲

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

澤翠管銀罌下九霄洙曰萱草乃忘憂草今

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政殿趙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

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杜工部詩三卷補遺

悲陳陶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

瑄之敗也瑄臨敗尤特重而中人邢延恩

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為右拾

遺會瑄罷相上疏力救瑄肅宗大怒詔三

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

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

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瑄未相

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陶下覆沒十萬師

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瑄之

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送孔巢父歸江東

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

白嘗受璘辟為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任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

黃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

悲

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

舊乘驄作屢乘驄蕭瑟作蕭颯

玉華宮

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

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句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蒿工起鳴舫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

嘿諭也

北征

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

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
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
如人作家
書乃是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
舍人先

世掌絲綸夢弼曰賈至字幼鄰父曾
嘗於開元間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
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讓冊既進
藁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為之辭今
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
父子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內
有大明宮會要云貞觀間營永安宮
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蓬萊宮咸亨
初改蓬萊宮為含元殿復改為大明
宮○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
作

王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

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壯麗自是若非

癡肥矣謾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

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千有鳳毛涑曰

家訓或問一夜五更向所訓荅曰漢魏以來

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

以五為節也希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師曰

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涑曰天子之門

九重昱曰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

其出如綉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

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

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東坡

志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煖龍

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何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

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

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

弱柳垂青鎖百轉流鶯繞建章劔佩聲隨

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獻香共木恩如鳳吹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

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

仙掌動。香煙欲傷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

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鸞轉皇州春色闌。金鑠

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劔佩

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

客。陽春一曲和皆難。若溪胡仔曰老杜早

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絕今蘇臺

閣中杜工部集本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

之本有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夢弼曰長安

志唐內大明

宮正殿曰含元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

國大明會宣政殿朔望御紫宸殿日

御宣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

閣門故以掖稱鶴曰舊史含元殿之

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
省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

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

色雪殘鳩鵲亦多時佳處自可想侍臣緩步歸青

瑣退食從容出每遲洙曰赤羽旗以赤鳥羽為旗也霏霏一作微微

曲禮主珮垂則臣珮委蓬萊宮名即大明宮趙曰漢有鳩鵲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當時

之禁掖也鳩章移切洙曰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戶邊鏤昱曰詩自公退食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春容富麗晝漏稀聞

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意外宮中每出歸

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稀聞本作聲聞先生手定作稀聞洙曰唐

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趙曰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而門下在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

遺夢弼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罷中書監云奪我鳳皇池蓋晉人以中書疑遠北天

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

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

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
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
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退朝花底散
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廷
惟植槐楸鬱鬱然
有嚴毅之氣也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

柳邊迷濃麗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

焚諫草焚諫草者不欲人知也然使人知其

是點破古事無限懇騎馬欲雞栖結語讀之

忠實謂為日夕淺耳亦未嘗非日夕意也
宋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
詳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
備也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
也宋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漏曰
晉羊祜皆傳嘉言讜議焚其藁世莫聞希
曰唐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
藁宋曰文選雞登栖而歛翼師曰詩雞棲于
時日之夕矣公言騎馬出
左掖之時乃日將夕也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彙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

絲白日靜鳴鳩乳鷺青春深老健有情此非

風微兩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

句比
哀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夢弼曰

切又皮靡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垣堦皆墻

也高曰垣低曰堦謂垣之竹堦之梧皆長十

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之

相當也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畫雪宋曰腐

儒字見漢書通籍注見前詩退食自公又哀

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趙曰公時為拾遺故用

補哀事宋曰古詩美人贈我

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

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風連

動二動字相近星動較奇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

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夢弼曰漢

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具類可以為馬飾

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

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

王珂導者所鳴之珂或云馬非鶴曰唐志補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賈至為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按

時公為左拾遺

送賈閣老出汝州

肅宗紀二年九節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而傳不書隱之也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是送艱難歸故里

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

五馬貴莫受二毛侵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

按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州唐屬河南道與河南府又為鄰紫邏汝

州山也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

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羲之出守永嘉庭

列五馬後人遂援為太守事二毛注見前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公自注相

冠冕通南極大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

去碑到百蠻開優柔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驛程旅館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

又喜又悲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愛之望

願之趙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

也洙曰文章落上台謂相國製文也

南三殿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

以三殿為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

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學士

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

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

蓬萊拾翠紫微是也學士直殿故云詔從三

殿去也鶴曰高帝紀百粵之兵

服虔注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七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鷓鴣滿晴沙。起隊仗自

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

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

豈傷青門學種瓜。夢弼曰鷓鴣古肴切鷓子盈切鷓取力切正切鷓苦奚切鷓取力切正切

作身那得皆水鳥也近侍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此

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言

也丈人謂鄭八丈也才力本作文力卜園刊

鄭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鍾情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

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最是小縱繩墨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

律詩不甚縛律者麟警策之至可以動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

浮名絆此身。趙曰富貴之家塚前有石麒麟

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

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二丈五尺左脚折

余曰絆音半馬繫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高興出每日江頭盡醉歸酒

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

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

暫時相賞莫相違。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

名言之妙洙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

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

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

之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

錢鶴曰賈誼傳彼尋常之汗漬兮應劭曰八

尺曰尋倍尋曰日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

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

聞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

曰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灌灌猶款款也洙曰

馬少伶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

公蓋用之言相與賞翫莫相違矣此得非語

同舍郎乎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

也則天時以詩檀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

有縮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寄語洛城風月

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

臘脂落水苻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

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亦肆縱飲久

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笑覺滄洲。

遠。老大悲傷未拂衣。春殿一作宮殿。趙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

江在苑北。夢弼曰第二三句楊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鄭曰判普官切。正作拚。夢

彌曰世說王子敬拂衣而去。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

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也。

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

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

佳人錦瑟傍。洙曰開元間折左右羽林軍置

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虎軍為龍武鶴曰如舊注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

案志至德三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今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芙蓉園在京

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

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

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注兀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也。趙曰醉佳人

傷者蓋曲江宴時賜大常教坊樂也。樂器有名錦瑟者猶寶瑟瑤瑟之謂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曰正月晦日也唐貞元前以正月

晦日為令節詳見樂遊園題注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與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况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

威鳳句言明皇西幸長鯨句祿山犯關也

初筵色已畏空樽愁寫得濃至未知天下士至性

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

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

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

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

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閑處復得大語庶用慰沉

浮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音義

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宇濶夢弼曰出門無所待謂不待車從也趙曰張平子思玄

賦匪仁里其焉宅夢弼曰帝王世紀女媧氏
没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
庖犧氏之號曰炎帝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
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洙曰晉阮籍傳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
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
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
酣醉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為寶晉灼注鳳
之有威儀者也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
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
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注程攜酒

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隋

置唐因之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
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
開頗覺聰明入便承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
及意鍾老栢青義動脩蛇蟄若人可數見慰
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
不黔庶羞以期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
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冰泱莽

即墨子無黔突意

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
鷗聞呼向禽急甚自矜重相愛至此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鶴曰按詩李尊師玄都道

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壇又觀會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
兒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
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
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

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
下丈人中履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

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邵伯温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

之不王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
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
館晨有僧來謂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東坡
志林故入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
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
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
又云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
道人論琴基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

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盡云：更覺良工之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已，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此所以為獨苦。與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

奉陪鄭駟馬韋曲二首

鶴曰：鄭駟馬，即港囉韋曲。

地在長安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淶樽須盡日，白髮

好禁春。反覆有味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

占叢竹，頭戴小烏巾。鄭曰：淶，龍玉切。本作醪，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

憂來命淶樽，鄭曰：禁車，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

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

石角鈎衣
藤枝刺眼
有河好景

子薄暮欲俱還

同車風塵豈堪賦歸請共公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鶴曰岑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

史公同遺補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克近侍當是薦後除

參補闕也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

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藥紅故人得佳

句獨贈白頭翁

住一作往師曰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

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

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隨丞相後也長安志含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闕故云住日東華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

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

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

陷長安迎置洛陽迫為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

皆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

以詩聞行在肅宗怜之下遷太子中

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

在輞川鶴曰唐志左春林中允人

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

無闕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其傳收庾信不比

得陳琳陳琳猶有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

大家數時時有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趙

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

餘人營於朱雀橋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

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言王維初以祿

山之脅受偽命肅宗怜之釋其死下遷中允

朱曰陳琳避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

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議曹公

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

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梨園樂工皆泣

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鶴曰

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後不及為賊所

得維服藥取病偽稱瘴病今日一病者正言

維也師古注以為公自言得肺疾只因思君

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至此已三年言維戴

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以白頭吟喻其不改

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

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

其詞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

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

圖樣志諸篇末

鶴曰江寧郡唐為昇州公開元末嘗遊此

夢弼曰瓦棺寺乃薦福寺也晉時有

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

生蓮花二朶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

因號瓦棺寺京師寺記曰興寧中瓦

棺寺初置僧眾設齋請朝賢注疏顧

長康注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

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盡維摩一軀

工畢欲將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

日開看者請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

萬第三日可任例請施及開戶光照

一寺施者填壹俄

而果得百萬也

維摩寺
金粟山
化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慈顏赴北堂不成語

聖朝新

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

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

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

賽城隍俗禮賦亦及

此若非別注樂看畫曾飢渴追蹤恨森茫虎

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宋曰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到北堂鄭曰

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宋曰雞人宮中司

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聞矣秋期燕子

涼相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趨庭曙山漆

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夢弼曰張

彦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
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
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說光
耀月餘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
來阿含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今云
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
粟如來。賽城隍本作
樂城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
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棊局動隨幽澗
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

昏昏只醉眠

幽一作尋夢弼曰釋氏要覽袈
紗者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

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
得蓄當壞作迦沙葛洪撰字苑始添衣字言

道服也

憶弟二首

公自注時歸南陸渾莊
夢弼曰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傷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
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謂其弟如
狂催我走

也其時其弟必病當其憂我
若病去體真難言之情也

即今千種恨惟

共水東流

師曰濟州屬山東鄭曰禹
貢有濟河此因水名州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

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

久東西消息稀洙曰河南南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夢弼曰鄴城

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鶴曰以弟在濟陽故喜河南之定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卒然喜恨之意備此兩言弟言他鄉

之勝而故鄉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云汝書

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傷我

生情去程

牀謂創謂意謂苦謂甚謂亦謂不可謂讀謂洙曰李陵書注辭房

黃耳謂甚謂愛謂之謂機謂在謂洛謂久謂無謂家謂問謂笑謂語謂犬謂曰謂我

家絕謂無謂書謂信謂汝謂能謂齋謂書謂取謂消謂息謂不謂犬謂搖謂尾謂作

聲機謂乃謂為謂書謂以謂竹謂簫謂盛謂之謂而謂繫謂其謂頸謂

大尋謂路謂南謂走謂遂謂至謂其謂家謂得謂報謂還謂洛謂

種謂贈謂。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夢弼曰按唐書

西人父岑嘗為水部郎官柳宗元先

友記舟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

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

信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
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
年不必須白哲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
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
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
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
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
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

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

爛漫

爛漫似
是汗漫

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

金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
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
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如
荒澤老鴈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
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裛斜漢水饒巨石無令
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
渥於角切洼於瓜切水

名漢禮樂志馬生渥注水中趙曰左傳冉豎
 曰有君子白哲鬚秦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
 宗文宗武也鶴曰是年京師始收復詔免陷
 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故云萬
 姓安宅也趙曰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
 五色綵衣臥地為小兒啼戰國策齊王孫賈
 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
 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間而望深曰詩自華
 孝子之潔白也夢弼曰咸陽即長安也趙曰後漢
 人謂舟之母也汝翁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
 尚書郎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
 詔誥出語為誥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
 凡掌制誥必有草故謂之起草夢弼曰公時
 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通籍義注見前漆曰
 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無
 咎黃常明詩話數物以箇謂食為喫甚近鄙

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
 翠柳却遶井邊添箇箇送李校書云臨岐意
 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樓頭喫酒樓下卧但使
 殘年飽喫飯梅實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
 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涿曰老鴈公自喻時燕
 喻李校書也趙曰赭白馬賦別輩超羣絢練
 夔絕注絢練疾也修可曰褒斜漢中谷名谷
 南口曰褒比口曰斜首尾七百餘里鄭子真耕
 谷口在此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斜余
 遮切鶴曰禹貢嶧導漾東流為漢注泉始
 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
 漢水朱曰古詩思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

○ 偏側行

公自注贈畢曜彦輔曰一云

字出西京賦駢闐偏仄夢弼曰畢曜
 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

高陰夏
寫天竺語

交上林賦偏側
沁齋注相迫也

偏側何偏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
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
行癡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
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
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
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
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

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
始花亦已落况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
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

希曰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
足無力梁莊肅家本無實又

二字夢彌曰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入於
禁門首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
以通出入也洙曰韓集感春詩注辛夷樹最
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
如木筆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夢彌
曰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真宗問近臣
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
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
喜

日子美詩真可
為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

鶴曰虔以至德二載各貶台州司戶

傷悼之作
謂之題何也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

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

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

岸北結愁亭

舞相拽蓋實事恨
水愁亭俳語耳

賈生對鵬傷

王傳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

以羨祖此物
遠遊界太為

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

是歲星

此語深悲

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

書螢

宋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長安城外乃
會別之地也夢弼曰漢賈誼為長沙王

太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壽不得長乃為

賦以自廣此以比虔之遷謫也漢蘇武為中

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羴北海上武杖漢

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此以比虔為賊臣所

劫而不附賊也下園曰也霑新國用輕刑也
音夜誅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
國用輕典夢弼曰漢禰衡有才辨而氣尚剛
傲好矯時慢物後為江夏太守黃祖所殺注
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史坐謫十
年至於賊中被囚幾死而又貶故憂其如禰

衡之遭殺也神仙傳傳說上據箕尾為歲星
降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
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
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以觀天下非
也陛下臣也此言以度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
也朱曰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

反無處苦心然調使人淒然終鮮之痛憐於

者非深痛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

成河經天復東注朱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

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曩曰木猶欣聚况我而
殊哉又陸士衡豫章行三荆歡同株注昔有
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夜庭前三
荆便枯兄弟感嘆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人
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
風眼如懸河决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
海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

老翁為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

體相顧免無兒朱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

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玉嘉後集有
曜詩二首趙曰唐中宗嘗曰蘇棻有子李嶠
無兒公蓋用此言已與畢各有子以
傳其家學也舊注引伯道無兒事非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巔白蛇登其巢吞噬
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
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
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揆孤影噉哮來
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圻老拳此奇事適使
子美聞之

說因果耶云
捧喝即急宜
深省

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
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
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驚鳥最急難心炯然功
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滴水湄此事樵
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
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趙曰

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鄭曰揆練結
切拗揆也噉古弔切深聲也哮許交切時可
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
貴乃召陽與酣諛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

老奉卿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詩用僻字須有出處嘗讀杜負外巨穎折老奉意恐無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宋曰鷲擊鳥鷹鷗類也詩兄弟急難鶴曰滴水在長安杜陵滴以律切宋曰蘭相如怒髮衝冠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鄭曰鄠縣屬長安鄠侯古切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自傷所乘皆駑駘也頭上銳耳批秋竹脚

觀少陵詩義的若知焉者

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鬣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余曰秦欲伐蜀

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志金牛漢中縣名余注乃揚雄蜀土記所云也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急難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伯樂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洛陽大道時再清謂已收復東京矣沈曰相馬經鳳臆龍鬣

言馬曾如鳳馬鬣矣或曰時馬鬣如龍真良馬也而小

端午日賜衣謂亦與賜衣之端午被恩榮細

宮衣亦有名列有名字也端午被恩榮細

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

來清意內稱長短好賜衣孰非如此別是看得

終身荷聖情夢弼曰說文絺粗葛也終身荷聖情

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話也當暑著來清自天

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公獨未知其趣耳

出於藍矣出於藍矣

酬孟雲卿夢弼曰袁刻甘澤謠陶峴酬孟雲卿

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三舟自載二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三舟

賓客三飲饌與進士孟彥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置僕妾女樂賓客三飲饌與進士孟彥深樊口進

一部奏清商曲於江湖申時號水仙按公集有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部奏清商曲於江湖申時號水仙

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即是也又有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即

湖城遇孟雲卿詩鶴曰時公自為湖城遇孟雲卿詩

華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且華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袞袞告別

莫忽忽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

務揮淚各西東趙曰袞袞相繼之意字出晉務揮淚各西東

上集卷五 七

張芳云忽忽
不暇草書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

鳳翔乾元自從左拾遺移華州椽與

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下園曰

長安西域有門三車曰金光門公去

長安自陷賊中繼竄歸鳳翔謁肅宗

行在拜左拾遺餘歲以直言出為華

州司功參軍鶴曰按史雖不載移椽

月自而公集有七月代華州郭使君

進憲寇狀矣。乾元元年夏六月出

為華州司功冬以事

之東都以來所作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

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

老駐馬望千門題曰公昔由此道而歸鳳翔

也。夢弼曰近侍歸京邑公言為左拾遺從還

京師移官豈至尊言移官非天子意乃讒邪

毀傷之也。師曰漢武帝官中有千門萬戶

○題鄭縣亭子鶴曰鄭縣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

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

此現金瓶梅有陳
教濟寄韓愛婦詩
云吳綾袖沈絳地
濕翰揮墨墨跡新
起得佳
彼時笑其便解金
少後起用方知
保詩有本國誌

燕花底山峰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

幽獨恐傷神夢弼曰岳蓮謂西岳蓮花峰也

因名華山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去鄭亭子才一舍耳

望嶽鶴曰西岳在華州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奇安得

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

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

尋白帝問真源夢弼曰峻力膺切嶒才登切

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峰記

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

俗呼為玉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

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

天井天并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

視明如在室窺牖趙叟曰華山記箭筈峯上

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此與天曆三年對食暫食

道訪真源

真源

苦愁寫得
真學

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蝓况乃秋後轉多蠅

本屬無稽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

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趙曰

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食蝓者蝨虫中原有之

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詩曰

照壁喜見蝓則每以得歸為念故喜蝓許蝓

切一作長愁夜來皆是蝓洙曰薄書期會字

見漢書夢弼曰東方朔神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

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赤紅胡笳樓上

發一鴈入高空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

暮雲端凡詩未嘗無所託河漢不改色關山

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却如何處

此結句夢弼曰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

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

國所蔽也魏泰曰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

公善評

詩者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鶴曰時安

西節度李嗣業也

通監是年八月命

朔方節度郭子儀

淮西魯靈鎮西北

庭李嗣業等七節度

將步騎二十萬

討安慶緒以李光弼

王思禮助之時

安西又更名鎮西

關中即長

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川

西以隴關為

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當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

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

戰用意始如神

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者

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

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

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

道行洙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

飽則高飛著直略切

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

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

第言令肅亦不足道

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九日藍田崔氏莊

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

心肝言赤心報
多肝旺掌地也

十日藍田峯九月華山
東南華嶽去八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

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

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

茱萸子細看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

妙。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弼

曰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

自寬者也。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

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

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

谷之水為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

玉山晏曰兩峯指秦山華山謂玉山與此二

峰峙立也夢符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

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

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

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

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

須曾中度世耳誠齋詩話唐律七言八句一

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

作者皆難之惟杜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二詩

上集卷四

三

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矣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

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漸覺渾成天趣自見。杜詩七

言每縱亦是一體盤剝白鷗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

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因草堂念

維本是藹然情語少放若弔古耳。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鷗谷谷有翠微寺谷口

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署青泥軍水經注青泥驛在縣郭下。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史載維為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却

再仕朝廷遂令門鎖松筠不如我之放蕩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

府長史李輔國惡其才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

莫情踈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

百不寄一行書

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

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
林得鴈足上有繫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
尺素尺素起天上之賦魚中

書尺素起天上之賦魚中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

淒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

客九月猶絺綌洙曰左太冲詩南隣擊鍾磬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驂弓金瓜鏑白馬

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

狼門戶有旌節洙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

寐夢彌曰詩駢人角弓一作解思營切角貌

鏑丁歷切矢鋒也金瓜鏑言箭鏃之利如金

瓜然蹴子六切躡也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

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

兆今為時所憐前列其才後惜其勢洙曰莊

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

上集卷四

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
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
銷龔生竟天其年非吾徒也洙曰故事凡拜
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堤東
坡志林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
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杜子美亦
哀之云赫赫蕭京
兆今為時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

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晴閃爍人有甚於

斯足以勸元惡洙曰曹操縛呂布布曰縛太

之曰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太總麻
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
去亦得歸山岡曠然世外之見沈著痛快夢
殺恪以韋席裹其身而築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

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

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共指言眾人
親晤而共指以
誇耀其親戚
大官也親戚德
蘇皆迷義者
習志志總

平澹多寓
出真性情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
颺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
顧此遊客子
捐軀遠從戎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
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
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
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迴首載酒
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結是

意愈寬意愈痛夢弼曰烟塵阻長河屯兵
鞏洛也樹羽旌旄也漢志成臯屬洛陽

貽阮隱居

助

史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迴繼
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
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
我草逕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

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夢弼曰晉阮
藉字嗣宗陳

留尉氏人其族系盛號為南北阮當世惟為
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汴州塞上謂秦隴今

阮昉居于塞上而陳其父祖之所出也夢弼
 曰高士傳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没人記儒有
 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
 昉之室但環翳蓬蒿耳洙曰劉棻從楊雄學
 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夢弼曰唐詩
 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蒙曰昉善篆隸故云
 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
 箕山穎水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

東留風人二首一作奉寄

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

走傷心地正想氤氲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

看洗眼中

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

愁隨一線長鶴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

御筵此用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儀傳筵羽

鵷鷺洙曰欲知趨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椽趨

走參謁郡將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

之香烟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

行役之遽也山谷曰至日詩愁日愁隨一線

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
 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
 日之長短冬日後日晷增長比常日增一線
 之功此說為是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

說得忠義淋
滴

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

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

寒雲白滿山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洙曰

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

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

官就班趙曰時公在外不得預至日朝賀思

憶去年為拾遺供奉故為之腸斷也詩說雋

永云王性之嘗見唐本杜詩愁

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

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夢弼曰按

唐志湖城縣屬魏州地有鼎湖即黃
帝鑄鼎于此也趙叟曰公昔冬涉春
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
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

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

主嬾廻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携客來置酒

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

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窻素月垂文練天

關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

上集卷四

庚

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
庭樹雞鳴淚如綫。趙曰左傳地主致餽淮南
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夢弼曰是年
九月九節度兵伐賊安慶緒于鄴。故云。趙曰
寒盡春生洛陽殿。使謝惠連春生鳩鵲句法。
夢弼曰長安乃西京有九衢三陌洛陽乃東
都也。洙曰張衡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客子
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夢弼曰綫

閩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

志閩鄉縣屬陝州潼關在其邑閩音
文又音民字正作閩後漢建安中改

作閩趙使云閩鄉度湖城兩
舍經閩鄉湖城公日南邁也

姜侯設餽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
漁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饗人受魚鮫人
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
已剝紫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綠
老翁。落碁何曾白紙濕。放筯未覺金盤空。新
權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
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

腹腴愧少年言
魚鮫物也其此
腹人可不論焉
學而甘為標悞
少年才氣

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

為今相憶情致婉然。漫叟詩話子美詩姜

侯設鱸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慳風

謂腹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馮夷華

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周禮天官有

內饗外饗掌割烹。記南海有鮫人室水

居如魚善織綃剝都切斫也。觜平聲又

即委切。沫曰。上命云。公之鱗出則九溪蘋

尾丹肥紫翼青鬢命支離飛霜鏐紅肌綺散

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魚腴說者謂冬時陽

氣下在魚腹。比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

燕人膾腥方寸切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也。

夢弼曰。偏勸腹腴愧。年少詩意。謂少府獨以

戲贈閔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

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

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

依舊能潦倒謂不如去年之樂。鮑曰。至德

鄱縣有太白山。秦曰。乾元元年。建宗。叔復。兩

腹腴為公勸而公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師

洙曰。詩既飽以德。大臨曰。左傳。必嘗異味。

曰。真顏色。謂非偽也。

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為
潦倒出此也夢弼曰北史崔瞻傳瞻質白善
容止神采嶷然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
容止蘊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負

外綰

公自注甫赴華州日許寄負外
人建宗即位綰自賊中冒難赴行在
除起居舍人知制詔歷司勳負外郎

寄語楊負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

斲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

杖扶汝醉初醒率然語不可俗○夢弼曰本

寫茯苓有神

錐刺地也師曰史記龜策傳茯苓在莢絲之
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天○大○清○無○感○之
○其○處○明○日
○本○草○茯
○苓○以○鳥○獸
○形○者○為○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河清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水家瑤瑤王清詩集卷之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留蕭丞琳幕

天。洗兵馬公自注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

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
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秣殘鄴城不日
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
餒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
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悲壯

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

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

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

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

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攀龍附鳳勢莫

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

不得誇身強事外句外關中既留蕭丞相幕

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鬚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

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

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

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

解撰河清頌每有風韻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

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

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詩對律

甚嚴而春 ○趙曰山東乃河北也祿山反先
 容醞藉 ○陷河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進
 收山東以建中與之業 ○夢弼曰夜報本
 太行以東皆山東也 ○夢弼曰夜報本
 荆公定作夜報 ○洙曰詩誰謂河廣一
 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 ○希曰河廣指
 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
 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
 之未下 ○夢弼曰自陳濤斜之敗帝唯倚
 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 ○趙曰
 汗血馬出大宛國 ○沈曰張耳傳如以肉餵虎
 何益 ○夢弼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
 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 ○前漢匈奴傳元帝
 元壽中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
 志有東西蒲萄園 ○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

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 ○夢弼曰海謂
 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
 仗詩意謂雖喜肅宗已清海岱而常思玄宗
 避賊幸蜀之際也 ○鮑曰收復京師以廣平王
 淑為元帥後封楚王又徙封成王 ○夢弼曰郭
 相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
 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
 禮遷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師為中軍子
 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度
 使詔以兵赴靈武 ○彥輔曰晉張翰見秋風起
 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命駕東歸 ○趙曰曹孟
 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
 依 ○夢弼曰謝希逸宣貴妃誅收華紫禁李善
 注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 ○魯曰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
 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

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
 官曰白鶴禁曰鶴禁趙曰文王為世子雞初
 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
 如夢弼曰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
 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晏注門樓上有銅
 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陳後山曰文選王
 元長曲水詩序儲后睿哲在躬出龍樓而問
 豎入虎闈而齒胷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洙
 曰揚子攀龍鱗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
 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復以張鎬為幕府參
 謀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
 林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
 用則窮谷一叟爾夢弼曰張鎬儀狀瓌瑋性

簡重好霸王霸大略始擢為拾遺房瑄罷鎬遂
 為相蔡寬夫詩話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
 知籌策良說者以為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
 王霸大略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
 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
 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
 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青袍白馬更何
 有言祿山之亂已平矣後漢今周喜再昌謂
 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
 傳大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識庾信哀
 之敗景乘白馬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
 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顏延年歌亘地
 稱皇鑿天作主月毳來賓日際奉土帝王世
 紀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洙曰丘希範
 書白環西獻枯矢東來禮運山出器車注器

車謂若銀甕丹甕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四皓紫芝歌注見前歐陽公曰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瑞鮑照作河清頌趙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三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望惜雨乾之句洙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歎于室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數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先生嘗手寫此詩改祗殘作惟殘崆峒作空同

觀兵鶴曰去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

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有風莫守鄴

城下斬鯨遼海波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

如貔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南史侯

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識元帥謂廣平王

俶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征也

趙曰古鼎銘云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

詩餘

戈藪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藪城可緩
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鶴曰吐蕃自至德初
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
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
公欲先以討也吐蕃為事也

不歸鶴曰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

恨不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

土春風草又生錢數也數所具切詩總角非

至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死於城中

方注聚兩髦也

獨立鶴曰時公遲回於華州賦此

空外一鷺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

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此必有幽人受禍而

羅織仍未已者如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趙

所思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趙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臥病

海雲邊世已踈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

斗無計斫龍泉洙曰公嘗贈虔詩云賴得蘇

弼曰晉張華傳吳未滅時乞酒錢乞音氣夢

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

觀問其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

耳華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

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

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大阿今公取

以喻虔之貶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但遠望其

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按台州屬吳吳乃

牛斗之分野也

斫株玉切掘也

不見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

乾元初白流夜郎故有此作

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

處頭白好歸來趙曰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

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

修可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

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

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

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

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

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鶴曰按李白集有望廬

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

益閒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

上集卷五

何

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
 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峰愛其險峭奇
 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十策於此吾將老焉今
 峰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
 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
 鑒之又白送姪嵩遊廬山序云慚未歸於名
 山然則匡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
 必不是元和下西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
縣屬河南府又按九域志云縣有二
鄉（王深父云）特郭子儀等九節度之
師圍安慶緒於鄴師潰于城下諸節
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
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師曰）從新安
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

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次
 于盡行秦之謫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
 更無下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
 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
 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
 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
 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
 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

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

射如父兄沫曰伶俦無成單孤貌伶音零俦

依舊京此言子儀退軍修備也就糧言就賊

之糧故壘即舊禦祿山之壘言雖取糧於敵

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

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鄭

曰僕射郭子儀也趙使曰至德二載子儀授

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

猶云僕射者蓋功賞著於

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

王於此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壕

即西嶠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

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

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

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

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

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

此作慘痛八骨
少在寫得詳盡

別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
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
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
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都虞侯張濟曰蒲
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
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
 棄路傍結髮為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
 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
 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

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
 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
 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
 揚自嗟貧家女父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
 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
 錯迕與君永相望曲折詳至縷縷凡

錯迕與君永相望

七轉微顯條達

○朱曰詩

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葛寄生也蘿兔絲松
蘿也陸機草木疏兔絲連草上生其色黃赤
今藥中兔絲子是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
蘿古詩云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趙曰今

公詩意謂兔絲當附松柏而乃附蓬麻為不
得其所矣洙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恩愛兩
不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黔突孔無暖席又淮
南子云墨子無暖席希曰守邊赴河陽注詳
見前詩夢弼曰婦人嫁三月告
廟上墳始謂之成婚禮既明白然後稱姑
嫜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善
事新姑嫜此姑嫜字所出也夢符曰前漢廣
川王去為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導章標以
忽顏注尊章言舅姑也洙曰生女有所歸蓋
婦人謂嫁曰歸也夢弼曰孫武兵書置之死
地而後生鮑照詩生驅陷死地洙曰北山移
文蒼黃反覆蒼舒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
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
手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為卒

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襦沙朱
切短衣也夢弼曰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
失儷子將若何趙曰宋玉風賦迴穴錯迕注錯雜交迕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
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
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
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
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

秋寄山翁
及心石
詩

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
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
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
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
室居塌然摧肺肝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
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
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
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
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
縣舊屬宜州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
園如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
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

至土門軍入洛遘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
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
獲鹿縣有土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
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
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
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經
多矣無如此語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
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

穎真
祭姪文

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
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
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
齊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其泣鬼神者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
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
以為蒸黎夢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年
之師潰也夢弼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言戌卒歸來雖閭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
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鞞與鼙
同戰鼓也鶴曰五年委溝谿殆謂天寶十四

載祿山反時調役到今
乾元二年是為五年矣

○夏日歎

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舊史云四

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隼祭祈雨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
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
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
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
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食

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

日出良正東北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趙曰

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

散也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

使分行貧民舉實流冗

河北諸郡祿山為范陽節度使幽州薊門即

范陽郡是其節制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

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

致太平公蓋傷今思古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
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

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織毫羽蟲亦飛揚物

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

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

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

悲笳發鶴鶴號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

康朱曰漢李廣傳注刁斗以銅作鑊受一斗

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鶴曰通鑑

云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軍屯潯西與安守

忠戰敗後府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

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

軍者一切衣金紫焉魯曰張茂先詩煩促每

有餘陶潛誄簡棄煩促
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

是詩欲棄官時作也。乾元二年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

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

人短語何事拘形役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

朱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

赤谷西崦人家崦衣檢切師曰按地

在赤谷之西昔曹操與劉備戰于此

谷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公棄官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日溪迴日氣暖逕轉

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

暮欲問桃源宿洙曰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

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

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

家設酒食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

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上集卷五

昔遊

鶴曰按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為客關塞

道意久衰薄乃秦州時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
亦寂寞暮升良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
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
覲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
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駛
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東蒙

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

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

砂負前諾雖悲髮鬢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

清秋有興入廬霍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

于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

上喬遂沐浴臥其中由是尺解又漢方術傳

王喬有神術嘗為葉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

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

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

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

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即古仙人

王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

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
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
我緜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時人
而去涿曰良岑東北之岑也離騷朝發朝於
蒼梧謝靈運詩引領真良覲駛疾也爽士切
又疏吏切眡足病也張尼切莊子手足胼胝
夢弼曰東蒙魯地山名按公有寄元逸人詩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
謂董京威即衡陽董鍊師也行吟常宿白社
之中乞帝肆得碎繒結以自覆焉漢武帝曰
吾得如黃帝棄妻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
子從壺公晉葛洪求勾漏令以鍊丹砂鬢真
忍切密也一作髮變鬢詩鬢髮如雲謝元暉
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希曰廬山在九
江霍山在衡陽爾雅霍山一名霍
爲南嶽又云衡山一名霍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
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
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
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閒中冷語無不可感
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
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
迴牽蘿補茅屋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慄

所不及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

日暮倚脩竹字字矜到而不○歌北李延年

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關中即長安謂經祿山

之亂也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

趙多佳人也美人者顏如玉定功曰一本草云合歡

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

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陸倕刻漏銘曰

風土記云合昏槿也孝祥曰陸倕刻漏銘曰

合昏暮捲萼莢朝開趙曰崔豹古今注鴛鴦

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

故謂之匹鳥宋曰東方朔傳董偃母

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公自注虔時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

不失路便不堪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

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

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

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

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

莽迴互師曰天台山在台州三海經云岷山南

大江所出岷山在秦故言天台隔三江也

目子斜切兔咎也希曰鮑照詩昔如講上鷹

曰夔夔也夢符曰屈原九歌有山鬼夢

曰復音覆大蛇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

者百餘斤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魘

公集有贈虔詩云才名四十年今其遭貶豈

非為才名所誤乎洙曰嵇阮晉嵇康阮籍也

嵇康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

為仇夢弼曰海隅微小吏蓋台州在海之隅

遣興五首

討戶乃小吏矣師曰黃帽乃竹籜冠也洙曰
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
鄉里小兒夢弼曰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
蓋虔為人放蕩性頗嗜酒按公集有贈虔
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

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

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為枯林上

反覆可念○夢弼曰晉嵇康傳康字叔夜嘗
足達前意○著養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

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帝遂害之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者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

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洙

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

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又以名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

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

愚何其掛懷抱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

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
情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
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
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馬哉趙曰
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
陶集中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
飲酒詩顏淵故為仁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
名一亦枯槁是豈不謂之亦枯槁乎山谷
曰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不肯而淵明
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
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興詩蓋子美嘗困
於三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
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
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
以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

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云山陰一茅

宇江海日清涼洙曰唐賀知章字季貞越州

季貞清談風流吾兼集賢學士書曰併謝宰

元間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書曰併謝宰

相嘗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尤

誕故自號四明狂客為秘書外監天寶初夢

游帝居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

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荅曰未見
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孝祥曰語林真長云丞
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洙曰晉王徽
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

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高視以手版
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出入關其王公
稽之北故名人出入關其王公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徃徃

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春雨餘甘蔗

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鶴曰唐舊史孟浩

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

九齡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顯達而卒按賦

詩何必多徃徃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就舉

之魯嘗言曰浩然峴潭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

槎頭鱸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藝圃

以全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魚釣灌藝之舊處

也夢弼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
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吒耳趙曰南
史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即長夜之悠悠
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
連也吒步駕切
叱怒也正作吃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

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

道真宰意茫茫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地

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兩樹同根
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

於扶桑曹植書日不我與思
仰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

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

間逍遙有能事易坤卦牝馬地類行地無疆
良謂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

皇有馬曰追風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秦州雜詩二十首

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

又州記云前臨湖水夏不溢冬不縮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

及關愁

只作及關是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

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夢弼曰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

幾百丈望秦川長安如帶沈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

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上下通謂

之魚龍川東坡曰倦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鯁鯽之形鱗鬣皆

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

中山積塞久土凝爲石遂留形迹耶希曰爾雅釋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鄭曰禹貢

注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而處夢弼曰西征問烽火謂吐蕃之亂也

沫曰別賦心折骨驚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

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風逐雲詩本不須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風不可言雲逐

如此評以論兒輩城北寺一作山北寺傳是一作勝跡先主定

城與傳是三字洙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

郡今城北寺即隗囂故居也囂五高切夢弼

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趙使曰

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渭水東流長安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

有萬家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

子西來亦自誇鶴曰秦州都督府督天水隴

謂圖志也流沙即書所謂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

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赤嶺分界牌即經莫

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劉驛婆驛之類其名

非一近贊普牙帳曰勃令驛故曰驛道夢弼

曰唐吐蕃貴人處于大檀帳正異曰馬驕朱

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舊作珠乃

羨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白題將勃義

與雕題同正文作蹄非也夢符曰按南史裴

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知所出

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

云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聖其

額也洙曰洮州為臨洮郡亦屬隴右鶴曰臨

洮人勇勁可備守禦如通鑑載大曆間李抱

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晟將千人

出大震關至臨洮
屠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殷字切近

悲壯似題殷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

獨鳥遲真賦鼓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

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驕驕哀鳴思戰

鬪迴立向蒼蒼趙曰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

北來騫還得鳥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

如楚有兩驕驕馬唐人語以餘為殘今公蓋

言仍餘驕驕而不為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

源出潘冢山又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

乃龍馬所生此篇公或指此而賦也希曰或

云真龍種喻元帥廣平王俶也老驕驕公自

也喻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

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踈鳥獸稀那堪往來

戍恨解鄴城圍恨復以○鶴曰滄海本號渤

舒曰按續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微隸振武軍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妙處

得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

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全首○趙曰今秦州

夜城乃後人因杜詩而為之名也○邵氏聞見

錄無風塞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韶經略西

邊親至其處或曰不夜蓋月如畫也○田曰齊

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

境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為名○洙曰漢蘇武使

匈奴歸拜為典屬國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

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樓

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

至今來

無緊要有風刺○

一望幽燕隔何時

郡國開

似謂不得

東征健兒盡羗笛暮吹哀

日

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夢弼曰荆楚歲時

記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

至一處見女織於室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

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夢弼曰漢書張騫使

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求馬於宛不肯與

乃以李廣利伐宛遂出其馬○洙曰時安史

-5 170 45 930" data-label="Text">

之亂幽燕諸郡未平也○鶴曰天寶十四載冬

-105 170 45 930" data-label="Text">

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時祿山反兵籍

-155 170 105 930" data-label="Text">

少故

-205 170 155 930" data-label="Text">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

-255 170 205 930" data-label="Text">-305 170 255 930" data-label="Text">-355 170 305 930" data-label="Text">-405 170 355 930" data-label="Text">-455 170 405 930" data-label="Text">-505 170 455 930" data-label="Text">-555 170 505 930" data-label="Text">-605 170 555 930" data-label="Text">-655 170 605 930" data-label="Text">-705 170 655 930" data-label="Text">-755 170 705 930" data-label="Text">-805 170 755 930" data-label="Text">-855 170 805 930" data-label="Text">-905 170 855 930" data-label="Text">-955 170 905 930" data-label="Text">-1005 170 955 930" data-label="Text">

半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

此語可媿當路者可

媿素餐者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垆

李邵善河圖

風星和帝遣使者微服單行觀採風謠使者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

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上入驚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

分野故知之耳洙曰晉書魏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雲氣接崑崙淅淅塞雨繁羗童看渭水使客

向河源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

靜正閉小蓬門鶴曰爾雅崑崙之墟方八百

注澆鋤簪反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

饑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

耳臨衰厭鼓鞞夢弼曰幽州薊門時為史思

也或曰言無人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云募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

死為國殤征西指當時討吐蕃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妙在寫影

清渠一邑傳傳者所在秋花危石底晚景臥

鍾邊俛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夢弼曰秦州

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

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

報但恐失桃花

一樣事寫

趙叟曰秦州枕

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集中有

佐還東柯谷詩及有西枝村宿贊公土室詩

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

工部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

寺上夢弼曰末句借用桃源

事或引三月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久不見福地

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

屋送老白雲邊佛記其一二鮑曰按唐志

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東坡曰趙

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附庸也王仲至謂

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

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洙曰世傳仇池有地

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

仙師曰末句公有卜居之意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

雨連山對得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

遂踈嬾休鑷鬢毛斑

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

窮輒慟哭而反後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東柯見前詩注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峰羣落日邀雙鳥

何足急歸

道有此好語

晴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

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

夢弼曰水竹會平分謂谷中之

人以竹筒引水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辯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

低度墻鷓鴣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

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

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

國何得近天威

客或作夜鶴曰漢書注邊方備胡寇夜然火以相告曰烽

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

蒼舒曰按唐書貞觀間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

帝舅顯親也又贊普遣名悉臘奉表言甥先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當難候火雲峰峻懸軍

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此動字與星臨萬戶月

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鶴曰唐

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夢弼曰魚海縣名郭

子儀取魚海五縣是也洙曰候火言斥候烽

燧之火也懸軍如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夢符

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謂為軍

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眾皆望見

知屯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趙曰

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

彦輔曰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

軍魯曰漢高祖築壇木植壘軍之

拜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

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鴛鴦行

舊鷓鴣在一枝趙曰唐堯謂肅宗野老公自

謂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謹不

聞公微言以託諷也洙曰李令伯陳情表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略云會稽山有

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

秋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

池百頃周回九千四百步東西二門上則岡

阜低昂泉流交灌趙曰鴛鴦行指當日同在禁

省之葦莊子鷓鴣巢林不過一枝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屯畫似可

獨鶴指君子
道消存跡

素心常道

以歎世事

年連也

百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沉獨
鶴歸何晚昏鷗已滿林不必自來處自是好

○天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

永夜清甚似忠愛

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

年年度何曾風浪生向意渾

○趙曰齊諧記

桂陽成武丁

有仙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荅曰織女暫請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

舊征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

使送節向河源鶴曰流沙在西之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泛言西

行之人也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

夢弼曰按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又玉堂間

和金陵話隴城縣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眺遠虛窓可以來風遊人如市

也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

啄金桃不論如何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

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織毫麝蜀曰麝香小鳥

鶴或云鹿也石竹繡竹花也僧舍多種之鶴

曰按補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又按公秦

州詩屯下有隴俗輕鸚鵡之句則知鸚鵡隴

右所產也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定功曰爾

雅釋水正絕流曰亂書

亂于河詩涉渭為亂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

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筋頭衰年關鬲

冷味暖併無憂夢淵曰陶隱居本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歎為寄

小如拳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

者童稚捧應癩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

趙曰晉傅玄鷹賦狀如愁胡復齋謾錄云

○蕃劔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竒怪每夜

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

息持女奉明王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

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

懸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

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

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

落猶得折黃金八句意 ○ 夢弼曰風俗通甃

救切末句謂井中或得斷 聚磚修井也甃側

寓目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今溢

至羌女胡 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羗女輕

兒者矣 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伐

宛將種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

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
火曰烽舉煙曰燧蓋寇至以相告也山谷曰
制讀為掣同
俗音作徹耳

卽事

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鶴曰公主自回紇歸乃是年八月也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

渡河歸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

腰支語不典豈所以

賦漢公

羣凶猶索戰迴首意多違

鶴曰花門謂回紇也

注詳見前夢弼曰時回紇為史朝義誘之而為寇故云回首意多違也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

自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

毀會傍主人飛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

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

管感激異天真

結得灑落更自可悲

咏物類多自况
結句枯寂似此
老作識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
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
重飄零何處歸

兼葭

摧折不自守便秋風吹若何暫時花載雪幾
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
搖落亦恐歲蹉跎

○苦竹

青真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
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
屋霜根結在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
已揚波羗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
馬夜出擁彫戈

修可曰漢桓帝時京師童謠云城上烏尾畢逋後山曰訛

以言驚動也（夢弼曰）
毛萇詩傳訛動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

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

殿千門立馬看

（夢弼曰）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

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鶴曰）烽有報平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告急上

遣李福等將藍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

笛外

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

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

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

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

力君聽空外音

此晚唐極力

○（夢弼曰）垣邊

疏云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置殊俗

○月夜憶舍弟

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淺淺語使人愁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

趙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使其死耶當不復哭矣乃使人不能

忘者生別故也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

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

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

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偶然實境不可更過水

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

洙曰楚辭湛湛江水

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
 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彦輔曰西清詩話云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
 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
 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
 亦間於月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
 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
 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此兩詩起語三夜

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人情鬼語告歸常局促

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

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夢中賓主冠蓋滿京華

斯人獨顛顛語出情別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

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結極慘黯精至

不甚切摘看又別○朱曰古詩浮雲蔽白日
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晉張
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
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高外。遣興三首東華附錄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

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

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

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修可曰莊子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

食洙曰江淹恨賦蔓草榮骨拱木斂魂夢獨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廉耻

將先生去只合作頗耻字無謂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

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

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

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鶴曰按唐州羈縻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

二州山谷開洙曰降虜東擊胡謂當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漢書匈奴傳注

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廬趙曰時

兩京雖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

師濟夢弼曰茅土謂封建諸侯見禹貢注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

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

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

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

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

早之句而因以興衡門之士也洙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為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

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

其巔作茅舍留止食芝草飲新道四門
神水百餘年不賣藥於市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

秋水多四句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謂不

來魑魅喜人尉其寂寞乃魑魅猶能知此人之

上憎字便見作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希

者之意痛快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

天末楚屈原自沈汨羅而死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卷之五

